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六

太學生 江 微 疏

莫

政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政者不立跨者不行

微宗註曰政而欲立跨而欲行違性之常

而冀形之適難矣以德為循則有足者皆

至

疏義曰政者支而不正則不能疑然有立

矣跨者行之不遠則不能懂懂往來矣政

而欲立跨而欲行是不能安於恬憺適性

而止者也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惟

知率性自得而以德為循不矯拂以為偽

則有足者可至若叔山無趾王駘之兀者

無所不至矣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

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微宗註曰自見則智不足以周物故不明

自是則仁不足以同衆故不彰有其善喪

厥善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道之

所在以深為根以約為紀秦色淫志豈道

也哉故於食為餘於行為贅

疏義曰蔽於一己之見則於事有所不燭

故智不足以周物而不明私於一己之是

則於是有所不從故仁不足以同衆而不

彰惟不伐者然後天下不與之爭功若有

其善則其善喪矣何功之有惟不矜者然

後天下不與之爭能若矜其能則其功喪

矣何長之有惟聖人與道為一以深為根

退藏於密而得夫不自見之明以約為紀

不志乎期費而得夫不自是之彰去泰而

無泰色未嘗自伐去奢而無淫志未嘗自

矜此所以聖益聖也苟不知出此豈所以

為道乎其於食則為餘其於行則為贅皆

券外之所有而非券內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微宗註曰侈於性則盈天之所虧地之所

變人之所惡也故有道者不處

疏義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若乃秦色淫志以自

處是侈於性而自盈矣宜為天之所虧地

之所變人之所惡也聖人不然常以濡弱

謙下為表彼不知滿假多累而侈性以自

盈宜有道者所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微宗註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

於渾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

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

生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疏義曰太初者氣之始太素者質之始三

者未分名曰渾淪渾淪之初大樸未散易

所謂太極者是也故合於渾淪而其成不

虧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兩儀之所

受中故天地待是以生入於無生則一氣

渾淪而冥乎至曠降於有生則輕清重濁

而見於有象有生也豈為不生之妙乎謂

之物固其所也

寂兮寥兮

微宗註曰寂兮寥兮則不涉于動不交于

物湛然而已

疏義曰寂然不動則寂者未始涉于動也
太虛寥廓則寂者未始交于物也不涉于
動不交于物則無聲無臭湛然而已
獨立而不改

微宗註曰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
疏義曰自本自根自古固存萬物莫能傾
萬變莫能遷此之謂大定持之若是則萬
化無極而道常自若茲非道之體乎
周行而不殆

微宗註曰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
疏義曰物出而與之俱出物入而與之俱
入民咸用之無往不存此之謂利用出入
若是則一往一來而所以常無窮茲非道
之用乎

可以為天下母
微宗註曰萬物恃之以生
疏義曰生者不能自生惟不生者能生生
萬物之生所以必恃於道也經曰萬物恃
之以生而不辭又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
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微宗註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
而後有數名生於實實有數焉字者滋而
已道常無名故字之大者對小之稱故可
名焉道之妙則小而幽道之中則大而顯

疏義曰左氏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
滋滋而後有數物生以水水滋而滋者滋
也可妻以聚可支以散者數也滋者數之
先見未至於凝形數者滋之已成固圍於
實體物成數定多寡可見者名之所生故

名生於實實有數焉字而子之令轉生出
者字之為義故字者滋而已無名天地之
始道則生天生地故道常無名精小之微
埒大之盛故大者對小之稱無名則道之
妙道之妙則小而幽故也所以字之大則

道之中道之中則大而顯故也所以可名
焉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所謂道之妙
則小而幽也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所
謂道之中則大而顯也
大曰逝

微宗註曰運而不留故曰逝

疏義曰語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則逝
以言其不留故運而不留所以為逝道之
大雖不外乎形數然運而無積故大曰逝
逝曰遠

微宗註曰應而不窮故曰遠
疏義曰經曰玄德深矣遠矣則遠以言不
窮故應而不窮者所以為遠道之逝雖未
離乎往來然未始有封故逝曰遠
遠曰反

微宗註曰歸根曰靜靜而復命故曰反道
之中體方名其大則徧覆包含而无所殊
易所謂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動者靜作者
息則反復其道不離于性易所謂以言乎
遠則靜而正也

疏義曰反者道之動則反者復乎靜所謂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也夫道顯於至變則
大而與物交道復於至幽故小而與物辯
惟與物交故可名其大覆載萬物一視同
仁徧覆包含而無所殊惟與物辯故可名

110141A 110

以小動者以靜作者以息反復其道不離于性方與物交則易所謂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及與物辯則易所謂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道以去本為遠其去也運而不留應而不窮遠則不禦者非與物交之時乎道以反本為邇其反也歸根而靜靜而復命邇則靜而正者非與物辯之時乎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微宗註曰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疏義曰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列子所謂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則道能覆載天地矣輕清在上者為天及其無窮則星辰萬物無不覆焉重濁在下者為地及其廣厚則華嶽河海無不載焉王者體是位乎其中達為三才有相通之用辯為三極有各立之體固能擬天地而參諸身矣此域中之大所以有四雖然由非大而列為大猶未離乎有

形自太一而分為四猶未離乎有數雖曰有形而不礙於形雖曰有數而不制於數茲其所以為大歟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

微宗註曰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靜而聖動而王能賞三才而通之人道於是為至故與道同體與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

疏義曰道之未降則合於渾淪而無分故上言混成道之既散則圓於方體而可見故此言域中方未離神天之本宗是為靜而聖及其應帝王之興起是為動而王惟由靜而動由聖而王斯能通天地人而盡人道之極夫興事造業其一上比者王也其一上比則與天同矣蓋以王者能盡人道能盡人道則同乎天故也經曰王乃天夫王道如此之至宜乎域中之大而與居其一也夫然故道隱無名獨與之遊既與道同其體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又與天地同其功則道也天地也聖人也同出一本

貫而通之盡人而同乎天體天而同乎道未可以差殊觀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微宗註曰人謂王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其所以法者道之自然而已道法自然應物故也自然非道之全出而應物故降而下法

疏義曰上言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此言人法地是以知其人謂王也夫天無為以之清任萬物之自滋則不產而萬物化斯天之神也地無為以之寧委眾形之自殖則不長而萬物育斯地之富也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則無為而天下功帝王之大也三者如此凡以法道之自然故也蓋人非不法天也而曰法地地非不法道也而曰法天則以語道必有其序故也要之皆本於自然而已故終之以道法自然且即有物論之則自然在其上即非物論之則自然在其下有自則有他自然則有滅自然非道之全也而道法

之者道出應物其法之也降而下法故也
莊子曰偶而應之者道也此之謂歟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
輜重

徽宗註曰重則不搖奪而有所守故為輕
根靜則不妄動而有所制故為躁君靜重
以自持則失之者鮮君子終日行不離輜
重是以履畏塗而無患

疏義曰揚雄曰取四重重則不輕矣經曰
守靜篤靜則不撓矣惟不輕則物不能遷
而中有所主故不為搖奪而有所守惟不
撓則未嘗躁進而能應群動故不為妄動
而有所制重而有守所以為輕根靜而有
制所以為躁君能自守以靜則群動不能
遷能自持以重則外物不能汨失之者鮮
回其所也凡物之行有累則重而遲无累
則輕而速行以輕為速然必待輜重以自
給雖履畏塗而无中道之困是以無患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徽宗註曰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
物可樂

疏義曰莊子曰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
青黃黼黻之煌煌此榮觀所以為在物孟
子曰四支之于安佚也此燕處所以為在
身文王誕先登于岸其身安矣然後臺沼

之樂見于靈臺身安然後物可樂於此可
見是以雖有榮觀必先以燕處超然也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徽宗註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懷手若

朽索之馭六馬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疏義曰無為而寡過易有為而無累難治
天下者豈可易而為之耶禹稱堯曰惟帝
其難之湯自謂曰慄慄危懼凡以有為者
難於无累故爾然則有大物者宜懷乎若
朽索之馭六馬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徽宗註曰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倡而和
則犯分故失君
疏義曰貌重則有威自然之理也不重則

不威矣蓋君尊而臣卑唯君尊故不欲輕
君倡臣和自然之分也不倡而和則犯分
矣蓋君先而臣從惟臣從故不欲躁

善行無報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報

徽宗註曰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故無報迹
疏義曰神無方無體而冥於道故所存者
神化因形移易而涉於迹故所過者化在
道者存而索至在迹者過而不守其行如
此宜无報迹可尋

善言無瑕謫

徽宗註曰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故无瑕謫
言行之大始於擬議而終於成變化唯聖
人為能善其言行而成變化之妙故行無
報迹之可尋言无瑕謫之足累
疏義曰天倪者性命之端曼衍者无窮之
變和同乎性命之端而因以無窮之變則
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為言若此宜无瑕
謫之累且自易觀之象為天下之至賾君
子則擬象而言文為天下之至動君子則

議支而動言行存乎人變化在天地言行始乎擬議而終於成變化則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也惟聖人得言之解為行之宗可以為千里之應可以致天地之動變化之妙其成在我如是而行則行而无迹獨往獨來惟大方之蹈尚何轍迹可尋哉如是而言則言而當法設之以神无斯言之玷尚何瑕論為累哉

善計不用善算

徽宗註曰通于一萬事畢况非數者乎故不用善算而萬殊之變若數一

疏義曰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以天下之數皆生于一故爾能通其一故萬事可畢

既已為一乃麗于數麗于數者猶可以知萬况不麗于數而能生數者乎宜其不用善畫計算萬變之殊雖若甚衆而若數一二也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徽宗註曰塗卻守神退藏於密

疏義曰塞兌閉門執神而固物不能易其

真塗卻守神者然也莊子言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幾是已眇阜深根晦位冥眈而世不能窺其迹退藏於密者然也莊子言藏乎无端之紀幾是已以是處已雖無關鍵孰得而開之夫是之謂善閉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徽宗註曰待繩約而固者是削其性也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則不約而固孰能解之

疏義曰天下有常然一性之真是已與生俱生確乎不拔豈待繩約而固哉待繩約而固者是成其真而散其樸也故為削其性善結者不然沃人之心本乎至和而無

俟於言正容悟物使人意消而不假於勢莊子所謂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正此意也若然則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孰能解之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徽宗註曰善者道之繼其於道則无善之

可名善名立則道出而善世聖人體道以濟天下故有此五善而至于人物无棄然聖人所以愛人利物而物遂其生人樂其性者非意之也反一无迹因其常然而已世喪道矣天下舉失其恬恢寂寞之性而

日淪于憂患之域非聖人其孰救之

疏義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故善為道之繼復乎大道之原則善之與惡蓋將簡之而不得故无善之可名散為可欲之善則本之以道而善兼天下此

善名之所以立也自善行以至善結聖人所以有此五善至於人物无棄在乎能體道以濟天下故也夫聖人愛人而救之使人樂其生利物而救之使物遂其性曾何容心哉反一无迹循道而不違因其常然乘禮而不迂任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而已雖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道无以興乎世故民失其恬恢寂寞之性樊然殺亂

蕭然疲役日淪於憂患之域不有以在宥之安能使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哉非職教

化者以道任天下之重出道善世俾民物各安其性命之情孰能成善救之功哉是謂襲明

微宗註曰襲者不表而出之襲明則光矣而不耀

疏義曰龍之為物能見能隱襲則隱而未見也以隱也故衣在內則襲有不表而出之意與惕襲不相因之襲同襲明則圖滑疑之耀去形謀之光不自用其明故也聖人之於世豐智源而畜出眾人昭昭我獨若昏者為是故爾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是已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

微宗註曰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也然後知善之為利

疏義曰凡利之路可化以為貨可有以為賄資之為利利之次也故資以言其利見善脩然必以自存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則有不善人然後善人之功利著此不善人為善人之資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

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亦是意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微宗註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與不善彼是兩忘无容心焉則何貴愛

之有此聖人所以大同於物

疏義曰論性之本善否一致自常人言之

有善也不善為之對自聖人言之善者吾

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其心空然初无去

取彼不善人之師夫何所貴彼善人之資

夫何所愛彼是莫得其偶兩忘而化於道

知夫善惡之辨生乎妄見夫何剪剪分別

而生貴愛之心哉大同於物於聖人見之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微宗註曰道之要妙不親眾善无所用智

七聖皆迷无所問塗義協于此

疏義曰善者離道而為之也智者道出而

生之也道之要妙冥善惡於一致故不親

眾善以智索之而不得故无所用智難終

難窮難測難識是豈智巧果敢之列哉此

所以大迷也昔者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而方明滑稽之徒七聖皆迷无所問塗蓋大隗則道之要妙之譬也七聖則未免乎用智之譬也七聖皆迷无所問塗則以見道之要妙不可以智知矣莊周之言與老氏相為表裏蓋見于此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微宗註曰雄以剛勝物雌柔靜而已聖人之智知所以勝物矣而自處于柔靜萬物皆性資焉而不匿故為天下谿谿下而流水所赴焉蓋不用壯而持之以謙則德與性常合而不離是謂全德故曰常德不離

復歸於嬰兒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嬰兒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疏義曰雄陽物也體剛而秉物故能以剛勝物雌陰物也體柔而承物故特柔靜而已聖人之智威可以服海內力可以旋天

已聖人之智威可以服海內力可以旋天

1 (014) A (1)

地則知所以勝物矣是為知其雄也然雖剛也必沉潛而處乎柔雖動也必深察而處乎靜是能守其雌也惟處乎柔故能不絕物惟處乎靜故足以應群動既以與人己愈有德澤洋溢未始有匱是所以為天下裕也且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之則谿下地宜為流水所赴聖人守雌以柔靜受萬物而不辭何以異此且壯以有立剛克之事執謙之柄柔克之事聖人於剛則沉潛故不用壯於柔則立本故持之以謙不用壯而持之以謙是乃知雄而守雌也德出於性初未嘗離一於剛則焚其和一於柔則无以立惟知雄而有其剛守雌而濟以柔則成和之修克於所性天渾然成斯為全德之人矣其與嬰兒也奚擇蓋嬰兒氣專志一故和而不暴欲慮未克故醇而未散惟德與性合而不離故復歸於嬰兒也孟子所謂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與此意同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於無極

微宗註曰白以況德之著黑以況道之復聖人自昭明德而默與道會无有一疵天下是則是物樂推而不默故為天下式正而不妄信如四時无或差忒若是者難終難窮未始有極也故曰常德不忒復歸於无極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為天下式曰復歸於无極極中也有極者德之見於事以中為至无極者德之復于道不可致也

疏義曰白陰之中於方為西萬寶既成之所故以況德之著黑探其本於方為北萬物歸根之時故以況道之復聖人發乎天光照臨下土則自昭者一性之德是為知其白退藏於密不出其宗則默會者又本乎道是為守其黑道德純備无有一疵故有則可則而天下是則有効可徇而天下是徇无思不服樂推於當時感德難忘不默于悠久故為天下式也惟為天下式故其正則止一而不遷其時則相因而必至

正而不忒未始有妄信矣不期如彼四時德至於此何差忒之有若是者真精之原同乎天倫孰要其所終孰知其所窮蓋萬化而未始有極茲所以為常德不忒歟雖然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為天下式曰歸於无極者何也蓋洪範之作箕子所以闡道之妙道經之作老氏所以微道之顯闡道者以道中庸為主故云有極蓋德之見于事以中為至也微道者以極高明為主故云无極蓋德之復乎道不可致也極中也猶屋之有極衆材之所會猶天之有極衆星之所共或有或無各有所當而已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是復歸於樸

微宗註曰性命之外无非物也世之人以得為榮以失為辱以泰為榮以約為辱惟聖人為能榮辱一視而无取舍之心然不志於期費而以約為紀亦虛而已故為天下谷谷虛而能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

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乃足
樸者道之全體復歸於樸通能備道天孤
寡不穀而王公自以為稱故抱樸而天下
實

疏義曰一性凝寂至虛而已自券之外无
適非妄列性分之外皆為物也然世之人
得之若焉而喜失之若驚而愛此以得為
榮以失為辱也或充誑於富貴或隕穫於
貧賤此以泰為榮以約為辱也聖人知夫
物之來不可拒故不以得為榮其去不可
止故不以失為辱榮辱一視而無取舍之
心遊於谷內而不志乎期費內保不蕩而
以約為紀極天下之至虛而無一毫之攫
故為天下谷也蓋谷之為物虛而能受受
而不藏虛而能應應而不竭在我之德其
虛若此故能應天下之群實至矣盡矣不
可以有加矣茲所以為常德乃足歟虛靜
之中有物混成道之體也木之為樸未散
為器其質全矣道之全體乃在於此能復
歸於樸則明於大本大宗是為能備道雖

然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王公之貴自以
為稱凡以明道而知貴之本也抱樸則得
其道矣得道者多助故天下賓抱樸而天
下賓經所謂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
能守萬物將自賓也

樸散則為器

徽宗註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則全天與人
合而為一器則散天與人離而為二
疏義曰超乎太極之先者道也故形而上
者謂之道未離方體之內者器也故形而
下者謂之器道之與器有形之可各有分
之可守自道言之則大易未判有物混成
故全天與人合而為一自器言之則大樸
既散隱顯既分故散天與人離而為二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徽宗註曰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
人用以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
分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
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疏義曰道之真以治身所謂道之全聖人
以治身也道之土苴以治天下所謂道之
散聖人用以天下也惟散道以用天下則
舉而措之者有分有守其形可見而其名
可言有形有名其能可因而其材可任有

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
下理矣莊子論大道之序言仁義已明而
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繼之以
必分其名必由其名此之謂太平治之至
也義與此合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於此可
見易言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其道德全備
仁義兩得足以為萬夫之望官長之謂乎
故大制不割
徽宗註曰化而裁之存乎變刻彫眾形而
不為巧

疏義曰因形移易謂之化離形頓革謂之
變由化而至於變道之序也聖人知變化
之道而兆於變化制物而不制於物如易
所謂化而裁之存乎變者也然雖制物而
无辨物之迹刻彫眾形而不為巧焉所謂

方而不割者也非大制未易至此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微宗註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

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

物而无以天下為者若可以寄託天下將

欲取天下而為之則用智而恃力失之遠

矣是以聖人任道化而不尚智力秦失之

強殆謂是歟

疏義曰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

何足以相遠是雖天下之廣可名以大物

然不通乎道雖有大物不可以物物矣惟

夫與道為一而不物于物則可以宰制萬

物役使群動而能物天下之物也蓋留動

而生莫逃乎物必有不囿於物而能物物

者物物者道也能明乎道之非物則宇宙

在手手而无以天下為可以膺天下之寄

託矣莊子所謂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

終之以明乎物物者之非物豈獨治天下

而已哉正此意也雖然天下大器不可為

也不明乎道取天下而為之是用智而恃

力也用智則智必有所困恃力則力必有

所殆其於道失之遠矣聖人所以任道化

而不尚智力者凡以道化不物於物而智

力以囿于物故也惟不物故能物物所以

任道化而不尚智力也彼嬴秦徒以智力

為尚豈足以治天下哉故古人以為秦失

之強也楊雄以秦為狼亦以是爾

天下神器

微宗註曰制於形數囿於方體而域於覆

載之兩間器也立乎不測行乎无方為之

者敗執之者失故謂之神器

疏義曰謂之六合則制於形數矣謂之宇

宙則囿於方體矣域於覆載之兩間而非

覆載天地者故天下雖大謂之器焉然立

乎不測而莫見其迹行乎無方而未始有

封為之而不知无為則必敗執之而不知

趨時則必失雖未離乎器其為器也可謂

神矣

不可為也

微宗註曰宰制萬物役使群動必有不器

者焉然後天下治故曰上必无為而用天

下

疏義曰有形則可名有分則可守所謂器

也必有不器者然後能運其器不器者即

不物於物者也惟不物於物則萬物雖多

群動不一皆不出防範之內雖不期於宰

制役使而能宰制萬物役使群動矣凡以

明乎非物而能物物故无為而天下功也

然則不治天下而天下固以治矣經曰道

常无為而无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

化莊子曰上必无為而用天下南面而君

天下者苟執於事為之迹而不知以无為

為常以有涯逐无涯則智有所困孰能用

天下而化萬物哉故莊子曰多知為敗

為者敗之

微宗註曰能為而不能无為則智有所困

莊子曰多知為敗

疏義曰入而與物辨則不同同之斯无為

也出而與物交則有所別矣不得不為也

不得不為則彼是矣矣能無敗乎惟夫以
無為為本以有為為末無為而無不為則
應物有裕而不匱智孰有所困哉廣成子
曰多知為敗則以無知故能無不知也何
敗之有

執者失之

微宗註曰道之貴者時執而不化則失時
之行是謂違道

疏義曰時不可止道不可墮時徒不留道
亦應變則道之所貴者時也物无常宜宜
在隨時苟執而不失泥於一曲先之則過
後之則不及能无失乎惟與時俱化而无
有專為則於時不失於道不違也易曰隨
時之義大矣哉

故物或行或隨或嘘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

隨

微宗註曰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
往來或嘘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強或贏
若五行之王廢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
役于時而制于數固未免乎累惟聖人為

能不累於物而獨立于萬物之上獨往獨
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
器而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

疏義曰日往則月來日月遞照未常停也
物理之或行或隨如此春先而夏從四時

相代莫或已也物理之或嘘或吹如此木

壯則水老火生則金囚物理之或強或贏
若五行之王廢如此禾死而麥生木隕而

鞠華物理之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如
此自行隨以至載隳皆為時所役故與時

終為數所制故與數盡是以循環往復而
未免乎累若夫超于時而不與時終離于

數而不與數盡何累之有聖人解乎此體
道之无故不累於物體道之尊故獨立于

萬物之上道之在我物不能偶如是而往
則無所因而往故為獨往如是而來无所

從而來故為獨來莫之爵而常自然可謂
至貴矣不物之妙乃在乎此豈有為者之

敗執之者失哉宜其運神器而有餘裕夫
聖人心超有無不累於物故事變交錯而

我法不違此所以物態不齊而心常一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微宗註曰聖人觀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
多累故无益生无侈性无泰至游乎券內

而已若是則豈有為者之執敗者之失乎
故曰繁文飾貌无益于治

疏義曰物壯則老故有變遷滿則招損故
為多累聖人知行隨嘘吹強贏載隳返復

不一是能觀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累
故因其自然而无益生以約為紀而无泰

至內保外不蕩而无侈性是所謂游乎券
內者也游乎券內者行乎无名无名者道

也所行在道豈有甚與奢泰之患哉守其
性源與道宛轉其治天下體乎无為故无

為之之敗合乎至變故无執之之失彼繁
文飾貌者方且累乎甚與奢泰之患其何

益於治哉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六